

初中學生文庫

漢 武 帝

編者 胡哲敷



中華書局編印
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印刷  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發行

初中學漢武帝 (全一册)

◎ 定價銀二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編者 胡哲敷

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陸費逵

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 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 上海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

## 自序

歷史這門學科，在中等學校，教學最感困難。它的內容是那麼多，學校歷史鐘點是這麼少；全靠教科書當然不夠。但是歷史對我們人類是何等的重要！——它的內容，是載着我們祖先思想行動的成績，有許多是要叫我們賡續着去做的，有許多是他們走錯了的路，似乎叫我們後人不必再去上當的；所以歷史這門學科，刺激性最大，讀了之後，自然而然的會激動我們的精神。如讀到秦皇、漢武的武功，自然就會發揚蹈厲，崇拜他們是我們的民族英雄，爲我們民族做了許多光榮的事業！讀到石敬瑭、吳三桂認賊作父，引狼入室，也自然而然的會切齒痛恨的罵他們是民族的敗類！其實他們早已死了，崇拜他，痛罵他，原都不相干；然而這種精神的結果，就是造成民族繁榮的原動力。十九世紀以來，世界各民族，都在那裏昂首向上，不甘帖伏於異族之下者，便是他們的歷史在背後做原動力！因此現在被壓迫的國家，如朝鮮、印度的國民連讀本國史的權利都沒有。

我們國家的情勢如何呢？民族前途如何呢？這還不該激發國人復興民族的精神嗎？

但學校裏的歷史教科書，既不能達到我們的願望，則其勢不能不另設法以圖補救；所以這次中華書局編輯初中學生文庫，新城先生來信叫我編兩種傳記，我不但很樂從，並且認爲是適合素願。我以爲歷史固是感人的學科，而歷史傳記，則尤有感人的力量。居今日而欲從事於民族復興，必使吾民先知民族的過去光榮和未來的使命。要達到這個願望，只有叫他們去讀本國的歷史！本國的歷史多的是那麼多，簡的又這麼簡，最好的方法，是把我們那些民族代表，一個個編成單獨傳記，一編在手，宛然可以代表當時一部分的時代精神，既可補教科書之不足，又能在短少期間，得到許多史實，看的人將於不自覺間，感發興起，這本漢武帝，便算是我這個素願的一個嘗試。

漢武帝的爲人，和他的措施，自然不能算是我們理想的人物；但是他能憤累代屈服之恥，而奮然不顧一切，爲整個民族一洗奇恥大辱，卒使單于遠遁，漠南無王庭，漢族聲威遠播西土，這一點便足夠我們心嚮往之了。

這本書的對象，是說明爲初中學生的；所以序述力求淺顯，稍稍生僻的辭句，便加以註釋，閱者原其譴陋，而加以指正，則幸甚矣。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哲敷自序。

# 漢武帝

## 目次

頁數

## 自序

第一章	漢興以來政治概況	一
第二章	漢武帝的才略	八
第三章	獎儒術與任酷吏	一四
第四章	經濟政策的更變	二五
第五章	外患戡定與疆宇開拓上	三三
第六章	外患戡定與疆宇開拓下	三九
第七章	求神仙與興土木	四六
第八章	巫蠱之禍與武帝晚年悔悟	五四
附漢武帝大事年表		六二

# 漢武帝

## 第一章 漢興以來政治概況

漢自劉邦以平民起豐沛，轉戰七年，把項羽滅了，他便在中國史上，開了一個以平民爲天子的新紀元，就是史書上稱的漢高祖。高祖卽位之後，又過了八年，他便死了，天子位傳給他的兒子惠帝盈。惠帝立七年，因爲沒有兒子，而實際大權又早在太后呂氏之手，是以惠帝死後，就由呂后總攬朝政，並引用一班姓呂的爲王侯將相，一時政權，幾乎完全由姓劉的手裏，移到姓呂的手裏；數年之間，凡從前姓劉的王子舊臣，着實被呂氏誅戮了不少。到呂氏稱制的第八年，才由高祖幾位舊臣陳平周勃等，起來把諸呂誅了，迎立高祖的中子代王恆，是爲文帝。文帝立二十三年歿，傳位於其子啓，是爲景帝。景帝立十六年歿，其子徹立，是爲武帝。武帝元年，距高祖卽位之年，計六十二年，（民國紀元前二〇二年至一四〇年）。本章先述這六十二年中的政治概況。

高祖以平民起豐沛，七八年間而有天下，當然不是偶然的事，當然有他過人的才能；不過他是生於秦朝焚書坑儒愚民政策盛行的時代，他家又很貧困，自然談不到受教育，更談不到有什麼學問。老實說，當他未起兵時，在鄉里間，簡直就是一個無賴的流氓；並且這個流氓的根性，雖至爲天子時，不能脫去，出口罵人，對大臣傲慢無禮，都是他的本來面目。他的行事手腕很靈敏，善於操縱時人的心理，這便是他能成功的主要原因。雖然史書上常稱他豁達大度，寬仁愛人，誠然我也覺得他有時確是豁達大度，寬厚仁慈；但是我總覺得他是臨時借來做工具的。不然，何故對自己的父母和自己親生的子女，有時還流露着狹隘偏私的態度，對別人反會豁達大度寬厚仁慈起來，就不免要令人懷疑了。

他是有這樣個性的人，而同時又擁有最高地位和權力，所以他在位八年之間，對國計民生的工作，可算未做，所做的只是誅鋤反動罷了。把他自己手裏那一班功臣，都誅戮殆盡。韓信臨刑的時候說：『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；敵國盡，謀臣亡。』這幾句話可算道盡高祖對功臣的心跡。

惠帝爲人，史稱仁弱，實際就是一個白癡；而同時朝中老成，又皆凋謝，一切大權，皆在

呂后之手。文帝承諸呂之後，做事很知道小心謹慎，以儉約爲天下倡。卽位之後，很重用陳平，陳平是道家學者；文帝有一位寵幸的妃子竇氏，亦很歡喜研究黃帝老子之術；他自己的天性，是樸質寬厚；以這幾方面的情形，加到一起，遂造成文帝一代寬仁的政治。他很能體貼人民的心理；這時人民經春秋戰國以來長時期的禍亂，無論朝野上下，賢與不肖，都有動極思靜，亂極思治的要求。正好政府裏幾位重要人物，都帶有道家的色彩，其政見頗與黃帝老子通其消息，與民休息，無爲而治。朝政的步驟，與人民的要求，既合爲一轍，故能收吏治之效。他又設法收攬天下人才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。當時司法大臣，如吳公、張釋之輩，都能持平守法，公正廉明，爲漢朝一代循吏。帝又納賈誼之言，遇大臣以禮，養庶僚有節。這一來人人自愛，大臣有罪皆自殺，不受刑，於是士風大變，高祖以來箕踞謾罵所養成的卑污苟賤行爲，至是也革除了。總計他在位二十三年之間，總算是內政修明，人民安生樂業。

景帝是竇太后所出，故不得不讀老子書而尊其術；然而到景帝自己爲政的時候，卻處處顯現着法家的色彩，而沒有道家的意味。這現象並不稀奇，因爲照學術思想的流變



來說，道家本有變成法家的可能。拿當時事實情況來說，文帝政尚寬柔，雖合一般人民的心理；但同時那些同姓諸王，就不免因寬柔之故，而輕視中央，許多行動，簡直是與天子沒有分別；長此下去，不但中央政府不能鞏固，即國內一切秩序，亦難以保持。景帝很有這個感覺，是以即位之後，一方面循名核實，實事求是，一方面以晁錯爲御史大夫。晁錯是歡喜研究申商刑名之學的，史記稱他「峭直刻深」。自景帝爲太子時，即爲太子家令，景帝即位，他做御史大夫，建議要用天子權力，來把諸侯地方削小。他明知道這樣一來，一班諸侯王，少不得要鬧一場風潮；但是他卻毅然決然的不在乎。他說：「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禍小；不削，其反遲，禍大。」於是景帝三年，一舉就削了楚、趙、膠西三國的地方。當時吳王看這樣削地無已，必至諸王完全消滅爲止，就和濟南、菑川、膠東、膠西四國，和楚王、趙王同舉兵反起來了。幸而當時有一位周亞夫——是周勃的兒子，很善於用兵，一步一步的把各國軍隊都打敗了，景帝這邊，也把個晁錯犧牲了，這事纔告一段落。從此以後，漢朝就擢抑諸侯，使不得自行治民補吏，實權都集到中央政府。這是景帝朝的一件大事。

自高祖至景帝末年，這六十餘年之間，政治上最大成績，就是人民得所休息，可以安

生樂業，國家也就富庶起來了。雖然高祖初年，無暇社會的建設，但是他那時百姓的田租，只十五而稅一，比秦以前還要輕些。到文帝十三年，竟全免天下田租。到景帝二年，才令民出半租，即是卅稅一文。文帝自己更是一位極儉樸的君主。漢書孝文本紀贊云：『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，宮室苑囿車騎服御，無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輒弛以利民。嘗欲作露臺，召匠計之，直百金。上曰：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，吾奉先帝宮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臺爲？身衣弋綈，師古曰弋黑色也所幸慎夫人，衣不曳地，帷帳無文繡，以示敦朴爲天下先。』又食貨志云：『孝文卽位，躬修玄默，功趣農桑，減省租賦，而將相皆舊功臣，少文多質，懲惡亡秦之政，論議務在寬厚，恥言人之過失，化行天下，告訐之俗易。』經文帝與景帝這樣繼續的努力，務求與民休養生息，其效果是如何呢？漢書食貨志說：『漢興接秦之弊，諸侯並起，民失作業，而大饑饉，凡米石五千，人相食，死者過半。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。天下既定，民亡蓋藏，自天子不能具醇駟，而將相或乘牛車…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，國家亡事，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，都鄙廩庾盡滿，而府庫餘財，京師之錢累百鉅萬，貫朽而不可較，太倉之粟陳陳相因，充溢露積於外，腐敗而不可食。衆庶街巷有馬，阡陌之間成羣，乘牝牡者擯而不得會聚，守閭閻者

食梁肉，爲吏者長子孫，居官者以爲姓號，人人自愛而重犯法，先行誼而黜媿辱焉。』這種富庶的現象，在全部中國史上，亦不多見，更是漢興以來政治上惟一的成績。

這時雖然把中國休養得如此富足，但是在政治上，卻有兩個很大的缺點：第一，就是文教未修第二，就是外交受辱茲先述文教未修的情況。

高祖自以爲流氓出身，居然能做皇帝，詩書自然是沒有用處的東西；因而就看不起讀書人，嘗拿儒生的帽子去小便，爲的就是要折辱儒生。所以陸賈常在他面前稱道詩書，他就大罵道：『老子居馬上而得天下，安事詩書？』所用的武臣且勿論，即號稱文臣如蕭何、曹參輩，都不過是些刀筆之吏，無學術之可言。而秦朝「挾書者族」這條法令，直到惠帝四年才除去，就可知高祖對文教之事，毫未注意。文帝雖稍稍購求遺書，進用儒士，詔舉賢良方正，又派晁錯從伏生治尚書，頗有興學的氣象；不過當時政尚無爲，朝中競尚黃老之術，亦未見文教的興盛。景帝時，又值國中內亂，無暇學術的提倡，是以漢興以來，對秦朝灰燼之餘的那一點學術，可算還未注意到呢！那裏談得到文教？

再說外交，更是漢興以來的一大恥辱。漢初外患之最大者，莫如匈奴。匈奴之起，迨在

唐虞之世，山戎、獫狁、獯鬻，都是隨時代而異其名。這個民族，居住中國河套以北，如今內外蒙古一帶地方。秦始皇時，匈奴的單于，叫做頭曼。始皇命蒙恬將十萬衆擊匈奴，匈奴退七百餘里，棄河套北徙。到秦朝滅亡，戍邊的人都跑掉了，匈奴復渡河而南，仍舊佔據了河套。這時候匈奴國裏又出了一個冒頓單于，東擊破東胡，西敗走月氏，南并白羊、樓煩二王，又北服丁令等小國，在今貝加爾湖附近就并有如今的內外蒙古，和西伯利亞的南部了。他既把蒙恬所奪之地，一齊收回，又南向來侵燕代。高祖初定中國，徙韓王信於代，匈奴攻代，韓王信降匈奴，且引導他入寇。高祖自將三十二萬衆擊之，被圍於平城，今山西大同七日不食，後來還是用反間計，這個圍才解掉。更用劉敬的計策，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，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，約爲昆弟以和親。呂后當國，匈奴益驕，遺書呂后曰：『兩主不樂，無以自娛，願以所有，易其所無。』呂后雖受此辱，仍不得不卑詞厚禮以與和親。文、景兩朝，都利用宗女和親，爲一時敷衍之計；然而匈奴與中國還是時戰時和呢！這是北方的外患。此外百越舊地，當時爲南越、東甌、閩越所分據，亦曾經受過高祖的封號。高祖死後，皆爲半獨立國，不直隸於漢。而南越王趙佗，尤地廣兵強，雄勇有智略。呂后時，自號南越武帝，發兵攻長沙邊邑，敗

數縣而去。呂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，會暑溼，士卒大疫，兵不能進，不久呂后死了，這事也就作罷。趙佗因此更外得意，常在中國邊疆地方示威。他又以財物賂遺閩越、西甌諸王，東西萬餘里地，都被他連成一氣，居然乘黃屋左纛，稱制，表示與中國天子平等。後來文帝即位，雖然遣大中大夫陸賈說降了他，但是對於漢室仍舊常取獨立態度，不受約束。

綜上所述，可以見到漢興以來六十餘年之間，政治的方針，只在與民休息，得到的效果，就是天下富庶。至於國家一切大計，似乎都未暇計及，而對外尤含詭忍辱，敷衍彌縫；文化方面亦黯然無色。這種富庶的基礎，和百端待理的政象，正所以激成武帝時的種種作為。世人恆謂漢武窮奢極欲，一反文帝的恭儉，不知武帝種種作為，亦自然之勢所形成的。

## 第二章 漢武帝的才略

漢武帝名徹，是景帝第九個兒子，他的母親叫王美人。徹生四歲，立爲膠東王。景帝共有十四個兒子，原來的太子是栗姬生的，名叫榮。景帝七年，把太子榮廢爲臨江王，遂立徹爲太子，就是武帝。是時徹才七歲。又十年，景帝死，徹遂即帝位，年十七歲。他做了五十四年。

皇帝，死的時候，七十一歲。

他生於景帝元年。當吳楚七國造反的時候，他還在襁褓之中，到十七歲就做皇帝，當然是一位不知世事艱難的闊少；然而他確是很聰明，有氣魄，有膽量，很想做事，而又很能聽人的話，這都是他的長處。不過一個闊少爺，尤其像他這樣有氣魄，有膽量的闊少爺，而又居無上威權的地位，做起事來，當然只顧自己的揮霍痛快，那裏會想到民生的疾苦？至於他的短處，就是自己並無遠大的見地，和政治上堅定的主張，而好名之心又太甚，所以聽董仲舒一言，立刻就表章六經，罷黜百家；如此就應尊崇儒學了，但是政治舞臺上，卻又用一般刑名法術之士，和搜刮聚斂之臣。自己原是一位聰明有爲的少年，但卻時時上方術之士的老當。他如流連忘返，大興土木，我都以爲是由於他即位之時，年紀太輕，居深宮之中，不知外事，閱歷太淺，而又未嘗學問，遂鑄成他這種品格和行動。

這是從性格一方面來說，說明漢武帝的才略。再看當時國中的情勢，前章曾經說過，漢興以來政治上最大成績，只是把國家休養得很富庶，社會建設，大多數都未進行，尤其是匈奴騷擾，幾乎歲歲不安。他居這種情況之下，假如是一位恭謹篤實，老成持重的人，自然

也可以謹守成規，含詬忍辱的敷衍下去，然而他是一位有氣魄有膽量的不羈之才，見匈奴這樣的侵陵，如何忍得下去？而況國中有的錢，有的是人，他心裏想：以全國的力量去對付「不過漢一大縣」的匈奴之衆，賈誼語見陳政事疏還有對付不了的嗎？所以他毅然決然的要爲此一勞永逸之計。由此看來，可知武帝的雄才大略，大部是由當時情勢激盪而成。再看他當時一班輔相是如何呢？丞相衛綰、魏其侯竇嬰、太尉武安侯田蚡、御史大夫趙綰，都是老成碩望，尊崇儒術的人。武帝青年卽位，對學術上本無定見，受左右輔相的薰陶，自然也漸漸傾向儒術；而申公、董仲舒一班儒者，乃得受天子的優禮，於是天子雅嚮儒術。這個風聲一經傳出，天下始彬彬多文學之士，故我以為武帝之尊崇儒術，左右輔相，殆有很大的力量，其詳細情形，待下章再講。

照以上這樣說來，尊儒術是左右輔相之功，禦外患又是當時情勢激盪而成，那麼史家所稱武帝雄才大略，不是等於虛文了嗎？而武帝爲人，不是因人成事，無所短長了嗎？這又不然。他是一位想做事而又富有做事才能的人，我雖然說他沒有堅定的政見，但是有良輔去領導他，他卻是很能勇於向前去幹的。試看他以一個久居深宮的公子少爺，一旦

把天下大任托在他的身上，他居然有條不紊的把內政外交都一項一項的興革起來，這便是過人之長，而尤得治道之要的，就是能收羅各方面的人才。當他即位之初，即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，不拘常例的進用。一時四方之士，上書言得失者以千數，像嚴助、朱買臣、吾丘壽王、主父偃、徐樂、嚴安等，都是素無淵源，僅以上書之後，由帝召見，立談之間，即予以高官厚祿，尤其是主父偃、徐樂、嚴安三人，一經召見，武帝便說：『公皆安在，何相見之晚也？』即時拜三人爲郎中。其他如東方朔、枚皋、終軍、司馬相如等，均爲一時之選，備受尊寵。他又恐左右公卿會蔽塞賢路，所以在民國紀元前二〇三九年，元朔元年他有一個詔書說：『公卿大夫，所使總方略，壹統類，廣教化，美風俗也。夫本仁祖義，褒德錄賢，勸善刑暴，五帝三王所由昌也。朕夙興夜寐，嘉與宇內之士，臻於斯路，故旅耆老，復孝敬，謂加惠於耆老之人待之如賓，旅優待孝弟之人而免其徭役選豪俊，講文學，稽參政事，祈進民心，深詔執事，興廉舉孝，庶幾成風，紹休先聖。謂接着先聖的美業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三人並行，厥有我師。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，是化不下究，而積行之君子，雍於上聞也。雍讀如壅，謂壅遏不得聞達於天子也二千石官長，紀綱人倫，將何以佐朕燭幽隱，勸元元，厲蒸庶，崇鄉黨之訓哉？且進賢受上賞，蔽賢蒙顯戮，古之道也，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



罪。』這是他深恐遺落賢才的意思。他見當時有全郡不舉一人的，他便叫中二千石與禮官博士議不舉賢才者應得的處分。後來議定的條例，是二千石不舉孝，不奉詔，就當他是大不敬。要是不察廉，就當他所做的事，不能勝任，就應該革職。因此各方面人才，都勇於自進，而帝都能一一加以優禮。凡高惠文景時，所未暇建設的事，到他手裏都一一建設起來。內政的整理，外患的戡定，文學的獎勵，賢良方正的延求，一時都成績斐然。因為他要做的事太多，故所需人才亦非一端，而收羅人才的心，亦未敢一時忽略。元朔元年的詔書，是要收羅天下孝廉之士。他又恐孝廉之外，還有卓異之士，不遵禮度，不入俗檢，而見斥逐於當世者，亦是國家的損失；所以在前二〇二一年元朔元年又有這樣的一個求賢的詔書：『蓋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；故馬或奔踉，而致千里，士或有負俗之累，而立功名。夫泛駕之馬，跡弛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，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。』這是指明的要求那些負俗之累的茂材異等之士。茂材異等者，就是那些超等軼羣，不與凡俗相同的，人。因爲當時人才的單位，是孝廉方正，既名之曰孝廉方正，當然是一般規行矩步的道德先生，然而往往有許多特殊人才，到是不受規矩繩墨的不羈之士。他這個詔書，就是